漢州郡縣吏制考

漢州郡縣吏制考

自封建變而爲郡縣設官之制惟漢爲善養痾無事偶參考諸書述次大略如左咸豐五年仲冬強汝詢識

州吏考

刺史　自秦始置郡縣以御史監郡漢興省之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秩六百石員十三人各主一州成帝綏和元年丞相翟方進大司空何武奏言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奏可哀

帝建平二年御史大夫朱博奏言漢家立置郡縣部
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
前罷刺史更置州牧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
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究不禁臣請罷
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及元壽二年復為牧光武中
興復置刺史秩如故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
隷校尉靈帝時政化衰缺四方兵寇劉焉建議以為
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宜改置
牧伯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阯以避時
難議未及行會益州郄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

州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僕黄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凡刺史皆內領于御史中丞秩六百石銅印黑綬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傳四封乘傳垂赤帷裳謂之法駕（鮑宣為豫州去法駕駕一馬為郡欽所奏）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止傳舍（鮑宣為豫州行部宿鄉亭為衆所非何武為揚州行部必先見諸生欲後入傳舍）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曰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

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曰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
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
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曰二千石選署不平
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
託所監六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
割損正令非條所問即不省鮑宣為豫州刺史察過詔條為郭欽所奏但
振綱紀不與治民之事不得代二千石署吏亦不察
黃綬以下凡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事者事皆先下三
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至光武用明察不復
委任三府刺史劾奏便加退免由是權益重有所舉

劾輒遣從事至郡案倉庫簿領徑收郡條佐送獄掠治考實其罪守令畏威者或棄官去朱穆為冀州刺史與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李膺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弃官前漢制每歲盡輒乘驛詣京師奏事光武斷之奏事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居部九歲則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凡刺史皆有從事史前漢時皆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後漢則兼辟處士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員職與司隸校尉吏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又有假佐員職亦與司隸同參百官志續漢志黃霸朱博鮑宣朱浮朱穆李膺劉焉瑠行等傳華陽國志兩漢書註

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
和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
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
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訶及細微責義不量力
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以鄉黨闕於
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
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
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
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朱浮傳帝特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
之吏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有所劾奏便加退
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
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
百石之吏故舉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
憎愛在職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
不可經盛衰
貽後王也
東觀書曰和帝初張酺奏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
奏事太微故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

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
以為故事臣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
舊典

賈琮傳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
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
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
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
綬去

魏賈逵曰州本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
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
才不言安靜寛仁有豈弟之德也

治中從事　主州選署及衆曹文書常居中治事與別
駕並為州府要職參續漢志通典

陳群傳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
賂辟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

荅掠無異五毒畢加禪意色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

袁紹傳紹起兵討董卓冀州牧韓馥謀于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反紹領冀州牧以審配為治中

吳魯肅與昭烈帝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

別駕從事　主從刺史行部奉引錄衆事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叅續漢志通典

豫章列士傳孔尚為別駕從事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為刺史因怒欲去別駕車屏星尚曰使君毀國舊制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投傳去刺史追謝之乃止

陶謙傳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以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案從事本百石吏以見疏而猶出為太守蓋由季世州牧僭擅重幕府而輕郡職非漢法也

晉庾亮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流宜王化于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簿曹從事　主財穀簿書續漢志

兵曹從事　主兵事無常員州有軍事則置之續漢志

杜茂傳郭涼字公文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

部郡國從事　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其民為吏所冤及盜賊辭訟事自言于刺史者各屬所部從事治之東漢時刺史舉劾不復覆案從事為刺史耳目其權益重得自舉案二千石郡僚掾以下則徑自收考守相至稱為上司焉參續漢志朱博朱浮第五種史弼橋元等傳

第五種傳為兖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
南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聞從事衛
羽素伉厲乃名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强禦今
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于一割羽出遂
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日
中糾發其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
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
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

史弼傳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鈎黨弼獨無所
上從事坐傳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
而獨無弼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若承望上司誣
陷良善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
僚職送獄
遂舉奏弼

橋元傳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
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
事窮案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到收昌賓
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
救之景承旨召元元還檄不發案
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元由是著名

主簿　主錄閤下衆事省署文書參續漢志通典

劉璋傳有主簿黃權吳韋昭曰主簿者主諸簿書簿籍也籍閱諸事也簿書必有長者錄事總領之耳

功曹書佐　主選用續漢志

案司隸有功曹從事刺史則爲治中從事然則功曹書佐亦當爲治中書佐也

簿曹書佐　主簿書續漢志

典郡書佐　每郡國各一人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續漢志

孝經師　主監試經續漢志

月令師　主時節祠祀續漢志

律令師　主平法律續漢志

門亭長　主州正門續漢志

兵馬掾　董卓傳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疑獨邊州有之也

郡吏考

太守　諸侯王相　秦制郡有守掌治其郡漢因之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每郡一人秩二千石銀章青綬其封諸侯王者則為國景帝制諸侯王不得自治天子為置吏內史治民相統羣官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太守秩真二千石在太守上元帝

初元三年令諸王侯相在太守下凡郡國皆掌治民
進賢勸功決訟檢姦興利除害誅討强暴興學校施
教化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絶秋冬遣
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督察屬縣長吏舉賢退
不肖歲盡受屬縣上計課其殿最最者于廷慰勞勉
之殿者於後曹別責受計畢乃遣掾史上計京師條
上郡内衆事歲舉孝廉不舉孝者以不敬論不累廉
者免其為太守未滿歲者不得舉兼領兵事歲以八
月合屬縣材官騎士與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
殿最掌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

郡與太守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凡郡吏皆太守自辟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有功曹其寄掾為上史次之漢書音義正曰掾副曰屬漢書多掾史並稱言掾與史也或稱獄掾或稱獄史或稱決曹掾或稱決曹史是一曹之中自有掾有史矣外戚傳司隸解光言臣遣掾業史望案問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史之名是掾與史異之明證也皆掌曹事為右職書佐又次之小史為下程方述傳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選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其秩大者不過百石下者為有秩斗食佐史有差參百官表續漢志文帝武帝元帝紀丁鴻傳循吏傳漢官儀漢書解詁兩漢書註

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

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

又黃霸為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趙廣漢傳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于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于至誠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

尹翁歸傳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

西閒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
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
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便從歸府
循吏傳序宣帝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
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
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
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
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
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
良吏于
斯為盛
韓延壽傳為淮陽太守從潁川數歲徙為東郡太
守為吏尚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
待用廣謀議納諫爭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
舍姦人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
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
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
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
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

曾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于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是日移病不視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

張敞傳拜膠東相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
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國中遂平　如淳曰趙廣漢諸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比
之胥尤異也案如說非也所謂尤異者課績之美稱循之報最云爾明帝紀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
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又趙廣漢尊太杜詩劉祐童
族伏恭咏義符以縣令舉尤異是共證也考之史未見郡吏舉尤異者或吏闕不載或他郡與此科
石三輔獨有之蓋不可知要惟三輔尤異共賞最優得補縣令故膠東有功吏上名尚書調補縣令
者數十人所謂此三輔尤異也吏文本明如氏自失之耳
王尊傳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
若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

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又趣白覆退母久妨賢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一以官人不足與計事五官掾張輔貪汙不職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

朱博傳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

都尉

秦有郡尉景帝更名都尉每郡一人武帝又置三輔都尉各一人邊郡或置數都尉分部而治故有中部敦煌朔方五原雲中定襄代郡皆有中部都尉東部酒泉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

上谷遼西遼東樂浪皆有西部會稽酒泉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上谷遼西遼東皆有南部會稽牂柯隴西西河樂浪皆有北部廣漢酒泉北地上郡西河武威皆有之號又有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地理志張掖有農都尉又班况為參皆為上河農都尉而志闕不載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天水安定上郡西河五原皆有騎都尉天水主騎都尉安定宜禾都尉敦煌渾懷都尉北地匈歸都尉上郡皆不在郡都尉常數諸侯王國以中尉掌武職如郡都尉凡都尉秩比二千石亦銀印掌佐太守典武職甲卒治盜賊不與民事歲常以時行縣八月則會太守都試材官騎士講習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郡太守缺則都尉行太守事翟義為南陽都尉行太守事是也古今注

建武六年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案是年八月罷郡都尉故有此詔然則建武以前皆都尉行事明矣亦有以都尉兼太守者吾郡壽王為東郡都尉工不復置太守光武帝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惟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與前漢制異焉參百官志續漢志前漢地理志兩漢書注都尉皆有丞秩六百石百官者薛宣嘗為樂浪都尉丞案續漢志于郡太守都尉下云皆置諸曹掾史是都尉吏大略與太守比也其見於史者惟功曹鮑宣先為都尉功曹後漢張酺傳郡吏王青父隆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議曹任延君龍邱萇為議曹祭酒事見後門下掾公孫述傳父仁為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仁以述年少

遺門下掾隨之官

其他皆無可考姑闕之

吾邱壽王傳會東郡盜賊起拜東郡都尉王溫舒
傳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漢名臣奏崔方進
奏云勃海都尉當典盜賊為盜賊視事三歲盜賊浸
多不能統理官職請免罷此
可為都尉專治盜賊之證
東觀記劉歆為盧江都尉遣早行縣人持枯稻自
言稻詩枯吏強責租歙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
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太守曰無有獄以枯稻
示之太守曰都尉事邪歙怒叱太守曰鼠何敢通
刺史與奏免就國之案此可
為都尉不得治民之證
酷吏傳寗成為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
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
直使都出其上又周陽由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
尉陵太守奪之治常都尉秩位皆亞於太守其體
蓋略均都尉因不可陵太守守亦安能
視之如令都等皆酷吏恣肆非常儀也

任延傳拜會稽都尉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
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
之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邱
長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
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
原憲伯夷之節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
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
一歲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
三遂署議曹祭酒長壽病卒延自臨殯不
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
續漢志本注曰郡國歲盡遣吏上計并舉孝廉郡
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
杜氏通典曰秦官有郡尉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
六百石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
景帝更名曰都尉案漢制都尉郡一人邊郡兵事
多或增置三四都尉未聞以戶口率也後漢書丁
鴻傳鴻與司徒劉方上言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
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至百二十萬六人然
則續漢志所云口二十萬舉一人者指孝廉言之
初與都尉兵涉特文義連屬不甚分明杜氏遂屬

之都尉誤矣王氏玉海曰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山西自三輔而外郡幾十有三而置都尉三十其餘郡國八十七置都尉止六十其不置者蓋四十有三也業王氏之說蓋以漢書地理志載都尉治所者為有都尉不載者為無都尉此誤也史記秦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後漢書注亦云秦每郡有尉一人漢興屢增置別都尉而於郡尉不聞裁省安得有四十三郡國不設置都尉者地理志于河內河南河東上黨宏農廬江武陵諸郡皆不言都尉治所然義縱為河內都尉田廣明國陽殺為河南都尉與咸趙讚為河東都尉杜業為上黨都尉尹翁歸為宏農都尉劉嗞為廬江都尉謁序為武陵都尉史有明文可見志所不載者實非不置都尉矣又諸侯王國以中尉為都尉凡中尉皆與王同城故地理志載國二十皆不別言中尉治所然未有王國而不置中尉者以此推之則郡都尉可知蓋都尉有與太守異治者則志記之有與太守同治所者則不記非竟無都尉也王氏

蓋考之未審耳

郡丞　長史　每郡有丞秩六百石掌佐守治郡事歲盡則與掾史偕上計京師王國相有長史如郡丞邊郡有長史掌兵馬秩六百石光武帝建武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守相病則丞長史行事參百官表續漢志古今注漢書注通典

黃霸傳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善御衆為丞處議當于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劉平傳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案丞雖曰佐守然賢為屬吏非如後世郡丞得與太守抗也故史每丞掾並稱惟秩位稍尊不由太守自辟為異耳黃霸劉平為太守所任史特記之然則太守所不任者蓋徒署文書權任反不如功曹主簿故兩漢為郡丞而有聞者甚少

彭寵為漁陽太守以吳漢行長史事梁丹為上谷長史蓋漁為漢陽長史寇漁陽上谷漢陽皆遷郡

故有長史也

後漢張禹傳遷下邳相功曹史戴閏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案

下邳乃王國故有長史也

功曹 主選署功勞續漢志為郡之極位漢官儀

韓棱傳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家舉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特原之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又范滂傳太守宗資請署功曹委任政事舉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隱滂外甥

李頎公族子孫而為鄉里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頎託資資用為吏猾以為非其人寢而不名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召而滂不可違資乃止詞承書曰史弼年二十為郡功曹承前太守宗訢錄錮之後志修聚斂奸吏百餘人皆白太守掃迹還縣案功曹主佐太守用人一郡之吏用舍黜陟靡不由之其在郡朝固不啻宰相之職矣東京以後權任益隆太守信重乃署斯職遂以百石之吏而專一郡之政故漢官稱為郡之極位論衡謂為衆文之師御解犯令史之事可以見其大概矣

朱博傳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案治盜本非功曹事觀此可見功曹于他曹事無不關字其任之重月西漢已然矣

戶曹　主民戶祠祀農桑　續漢志

孟嘗傳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誣婦加鴆其母郡不加尋察遂

結竟其罪當先知枉狀備言之于太守太守不為理當哀泣外門因謝病去衆孟嘗此事大類于公但戶曹本不與獄事故嘗能言之而不能爭耳

陸續傳仕郡為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于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

奏曹 主奏議事 續漢志

辭曹 主辭訟事 續漢志

法曹 主郵驛科程事 續漢志

尉曹 主卒徒轉運事 續漢志

賊曹 主盜賊事 續漢志

薛宣傳宣為左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

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猥宜從貶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狀大慚官屬喜之

岑晊傳太守成瑨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瑨委心晊牧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案賊曹但主盜賊耳而與功曹並見委任大概諸曹皆為右職但為太守所信重即可與聞郡政也

決曹　主罪法事秋冬則行縣案訊諸囚平其罪法續漢志

于定國傳父于公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孝婦養姑十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亦為郡決曹

應奉傳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兵曹　主兵事續漢志

金曹　主貨幣鹽鐵事續漢志

倉曹　主倉穀事續漢志

蜀行傳嚴說仕郡為倉曹掾

議曹　案續漢志不言議曹所掌以史參考之蓋無所

職司特以備論議諫爭皆以儒生爲之雖曰閑曹不可廢也

龔遂傳爲渤海太守上徵遂議曹王生願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臣也上拜遂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襃顯遂云 朱博傳博尤不受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耶 吳良傳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諂稱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注引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也

五官掾 署功曹及諸曹事 續漢志

王尊傳爲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

諒輔傳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咎盡在輔乞以身塞責于是積薪將自焚未及日中而澍雨

門下掾 無所掌 卓茂驛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 常居門下因以爲號 公孫述傳注 蓋親近之吏也 吳漢傳鄧禹等數薦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案此可見門下爲親吏也

宋均傳門下掾讚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王莽傳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孔

休守新都相

文學掾　掌教授諸生王尊事師文學官注曰郡有文學官尊之以為師也明經者乃得為之秩百石史記索隱

史記儒林傳公孫宏言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叅郡諸曹卒史皆太守自辟著亦有由尚書調補者宏所言郡太守卒史必文學掾也匡衡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是其明證又陳寔傳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案據此則太守亦得自署文學掾也　馬武傳帝謂諸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也卿鄧氏子志行修

蓋何為不掾功曹業郡文學不親政事清而不要流佐經之不得比諸曹掾觀光武言可見益學官見經自漢已然

五經卒史　儒林傳元帝始制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蓋亦文學之類也

主簿　職掌與州主簿同初前漢時兩府主簿高士皆

不肯為而州主簿列于假佐不得與掾史比郡主簿

職同蓋卒吏也其後權任其重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與功曹並稱要職蓋總省衆事職親地近秩位雖卑

而委任在諸曹之右矣參孫寶王堂王渙壽傳續漢志通典

王堂傳為汝南太守敎掾史曰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

閒自是表誠求當不復兵有辭教郡內稱治王渙傳太守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
為理寵頓首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以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和帝大悅
濟北先賢傳云戴宏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對云云府君異之即日敎
署主簿兼督郵為郡極職宏以見異而轉主簿可見當時主簿之重也　謝承書曰劉祐仕郡為主
簿郡守子常出錢付令買果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闔郡稱美　吳錄云包咸為吳郡主簿太守黃
君行春咸留守其郡郎君緣樓探雀卵咸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案觀此及劉祐事可見
主簿為親近吏郡守家事亦關之也

閤下書佐　功曹書佐　戶曹書佐　奏曹書佐

辭曹書佐　法曹書佐　尉曹書佐　賊曹書佐

決曹書佐　兵曹書佐　金曹書佐　皆郡主文書漢

朱博傳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云云蓋閤下書佐專為太守主文書其他各主本曹兩漢書所言書佐皆不詳曹屬故不復采董宣傳為北海相有門下書佐水丘岑疑即閤下書佐也

主記室史　主錄記書催期會續漢志

案袁安傳注引謝承書有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據此則主記與記室當為二職而續志合為一未知孰是

門下議生　未詳所掌疑亦儒生居門下備論議者

袁安傳袁祕為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賊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陣謙以得免

門下孝子　未詳所掌文帝時始以戶口率置孝弟常

員疑郡朝亦有之不獨縣鄉也

黄香傳年九歲失母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

門下督　未詳所掌疑武吏也

游殷傳蓋章為京兆門下督伏湛傳為平原太守時天下驚擾門下督素有氣力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衆收斬之

直符史　掌當直注漢書王尊傳為安定太守敎曰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若今之當直佐史也後漢張禹傳遷下邳相功曹史戴閏有小譴注引東觀記曰閏當從行從者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

督郵　掌監屬縣以督察為職舉劾長吏擊豪强權任最雄與功曹並為極位前漢分部無一定後漢有

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曹掾 參漢官儀續漢志尹翁歸孫寶等傳

尹翁歸傳為郡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孫寶傳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輕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淳于長等皆厚善寶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而譴他事眾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

又門戶適趙祋耳辭李遂不敢犯法 馮野王為左馮翊池陽令並素行貪污野王部督郵掾趙都
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詰吏自殺以明野
王 陳球傳為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忿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
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令逐之將致議于天下太守乃止 何敞傳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
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行義
者 謝承書將崇為北海相督郵缺功曹吏徐家曰無可為者惟功曹耳崇遂署家進行縣謂曰相
以督郵為耳目也

上計吏

案總言之為計吏析言之別有掾有史有佐與諸曹略同應奉傳注引謝承書曰奉為上計吏
計劉為計掾俱到京師宋劉獨曰史當為史總而言掾史皆史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掾有史也業劉說
是也又所原別傳曰原為郡所召時魯國孔耻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御之才乃即以鄭元為計掾彭璆為

計史原為計佐案此計吏亦當從劉說作計史也主上計事郡國每歲盡則舉吏從府丞奉歲計至京師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兼條郡內衆事凡戶口錢布繫囚盜賊之數皆在焉謂之計簿凡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丞相主受計而御史大夫亦兼察計簿及攷置三公則以司徒受計至正月旦天子受羣臣朝賀而計吏皆在列奉計最貢獻故天子受計常以春焉受計竟天子命丞相御史或命侍中臨飭遣之天子有所問則名見計吏或使丞相御史問凡計吏得上疏言事亦有留拜為郎者郡國遣計吏皆慎選乃舉蓋重職也參閱

禮小字疏武帝宣帝紀黃霸王成張堪龐參楊秉等傳漢舊儀續漢志史記注兩漢書注

張蒼傳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

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令天下

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

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　黃霸傳霸為丞相京兆尹張

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

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

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

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澆淳散樸有名無實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

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撿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

擧者必先受職以明正好惡天子嘉納敢言名二計吏使侍中臨飭如詔意旨貢禹傳禹疏言郡
國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張湛傳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
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稱堪云云帝聞良久太息以顯為魚復長而徵湛左雄傳時郡國計吏
多留拜為郎雄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浮食者眾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絕橫拜
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留拜者皇甫規傳郡將知規有兵略命為功曹使率甲士
八百與羌交戰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案規以有功而衆符取傳注謝承書曰太守馮成有文武
異材到官職往相見薦范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伷為上計吏案上計吏與功曹主簿並薦共選
之重可知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
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
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座河南尹羊陟奉詔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

禹惟幔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

守屬監獄　王尊傳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也

守屬治獄　王尊傳復召署守屬治獄

東閤祭酒　未詳所掌周磐傳同郡蔡順亦以至孝稱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

門亭長　掌郡正門　續漢志

督盜賊　掌徼循一人　昌邑王傳張敞奏曰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

續漢書輿服志公卿以下至縣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從導然則督盜賊與賊曹實二職也

鮑期傳有督盜賊李旅

兵馬掾　主兵馬獨行傳有漁陽兵馬掾嚴授疑亦邊

郡有之也

督鑄錢掾　第五倫傳京兆尹閻興召倫爲主簿時長

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

都水掾　許楊傳太守鄧晨欲脩復鴻郤陂署楊都水

掾使典其事

右二職葢隨事立名非常員也

郡三老　王景傳父閎爲郡三老案職秩當與縣鄉三

老畧同也

縣吏考

令長　諸侯相　前漢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銅印黑綬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銅印黃綬成帝綏和元年命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後漢縣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凡令長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計於所屬郡國課殿最爲凡縣皆有掾史諸曹略如郡員無五官掾有廷掾皆令長自署參百官表續漢志及

蕭育傳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
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
為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
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
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司隸
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
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
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
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
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
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湛自知罪臧
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即時解印綬付
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
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
頻陽縣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薛恭本縣孝者功
次稱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僻在山中
民謹樸易治令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
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又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其縣橋
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終不問

惠以吏事祭彤傳除偃師長視事五年州課第一遷襄賁令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冊書勉勵張升傳仕郡為綱紀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虐乎升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　滕撫傳稍為涿令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　种拂傳為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媿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縣丞　每縣一人掌署文書典知倉獄參百官考續漢志　凡丞皆有吏名曰丞史項籍傳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

薛宣傳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淮南王安傳詔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張元傳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遂請上堂雖

闕曰極

縣尉　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掌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案察姦究以起端緒凡丞尉皆銅印黃綬秩四百石至二百石謂之長吏續漢志注明帝詔不得僭尊黃綬以別小人吏也大縣一丞二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每歲盡則丞尉皆詣郡課校其功最者太守於廷尉勞之殿者則於後曹別責焉參百官表續漢志注及凡尉皆有吏名曰尉史趙廣漢傳有尉史禹田廣明傳有圉尉史蘇昌又有尉從佐周燮傳馮良為尉從佐

王嘉傳由光祿掾察廉為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尉　陳忠傳時盜賊並起郡縣吏相飾匿忠獨以

為憂止言宜料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強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俸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二等三發以下上令長免官

功曹　戶曹　奏曹　辭曹　法曹　尉曹　賊曹

決曹　兵曹　金曹　倉曹　諸曹職掌並與郡同

案續漢志謂縣諸曹略如郡員故備列如右但不知有議曹否史無可考姑闕之　朱博傳少給事縣為亭長稍遷為功曹後又為郡功曹　袁安傳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從事瞿然而止　尹賞傳為長安令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悉籍記之案戶曹掌人戶口故賞用之也　黃昌傳拜宛令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

廷掾　職掌與郡五官掾同

爰延傳縣令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周紆傳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門下掾　與郡同

薛宣傳宣子惠為彭城令宣過其縣惠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　郡郵惲傳縣令卑身崇禮請為門下掾　种暠傳始為縣門下史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見暠異之白歆曰為君得孝廉矣洛陽門下史也

門下書佐　與郡同

朱儁傳為縣門下書佐案縣諸曹亦當有書佐史無可考姑闕之

獄掾　獄史　獄小吏　掌獄四事

許宣傳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名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慚懼自殺宣移書池陽曰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崔瑗傳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掾善為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　于定國丙吉皆為縣獄史　路溫舒傳為獄小吏因習律令轉為獄史　尹翁歸王尊皆為獄小吏

主簿　與郡同

爰延傳縣令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　仇覽傳為蒲亭長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

勸農掾　制度掾　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

制度揆 續漢志

門士 郭太傳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蓋掌縣正門者

廄嗇夫 田廣明傳有園廄嗇夫江德蓋掌縣廄者

市吏 掌市之政令平銓衡正斗斛理阿枉禁鬬變收市租 參尹翁歸何武第五倫等傳 尹翁歸傳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門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入餽百賈畏之何武傳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武平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第五倫傳倫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樊曄傳光武微時常以事拘于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

候吏 李部傳縣召署幕門候吏蓋掌候舍者

孝者 弟者 力田 以戶口率置常員各率其意以

道民 紀文帝

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日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數行務本孝弟力田而秩二千石于後無聞蓋一時之制不為常法也又案惠帝紀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文帝既置常員未知有秩否史無可考然漢時甚重孝弟力田每有度賜未嘗不與又郡守歲舉孝廉不舉孝者至以不敬論故孝者多為官薛宣傳頻陽令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何並傳潁川太守嚴翊本以孝行為官是也文翁傳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者為孝弟力田

縣三老 鄉三老 高祖二年始制民年五十以上有

修行能率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

人為縣三老文帝又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大率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戶五千則置三老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禁續漢志三游徼皆有秩也老秩百石郡所署凡三老皆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參高祖紀文帝紀百官表續漢志

高祖紀至洛陽新城三老遮說漢王戾太子傅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壺關三老茂上書天子成帝時王尊傳尊為京兆尹坐事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又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居堤上水稍退却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三十斤

嗇夫　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掌聽訟收賦稅知民善

悉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參百官考續漢志

朱邑傳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邑後為大司農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祀祭至今不絕　第五倫傳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　爰延傳縣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吳祐傳為膠東侯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父以衣遣之

鄉佐掌收賦稅續漢志蓋嗇夫之佐也

張宗傳當爲縣陽泉鄉佐　杜密傳爲北海相行春到高密縣見鄭元爲鄉佐　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遣就學

游徼　鄉一人秩百石郡所署掌徼循禁止姦盜續漢志及

注

朱博傳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耶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敎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亭長　漢制十里一亭亭者停留行旅宿食之館也主

亭之吏謂之亭長掌習備五兵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郡縣長吏過則執楯迎候有長者客過則整頓洒掃以待（參百官考續漢志及建明趙孝劉寵等傳）亭長一名負弩（風俗通）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漢書注案風俗通謂亭父即亭長未許數是以謝承書曰施延到吳郡海監取月直任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山陰馮數為督郵到縣延持帚往數知其賢者下車謝又高祖紀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

（卓茂傳茂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不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年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鍾離意傳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民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曰政化之本自近而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

趙孝傳父普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聞孝當過以為有長者客洒掃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遂去

逢萌傳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迎候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

仇覽傳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于果菜為限雞豚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大化鄉邑為之謗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梟哺所生蒲亭長以補過為職而仇覽為之致

教養之效如此盖亦視乎其人耳

都亭剌佐　未詳所掌陳寔傳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剌佐疑亦亭長之佐也

里魁　什伍　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續漢志

雜論

漢鄉亭之制最為近古殷以前不可考矣周制自鄉大夫以下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遂大夫以下有縣正鄙師鄼長里宰鄰長自上而下節制分明戶口易知奸究易察禁令易行教化易施胥由于此管仲作內政號為急功近利然軌里連鄉之制兢兢不敢失古意夫必有不可變者矣漢時以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鄉佐主賦稅游徼主盜賊一縣之中分鄉而治一鄉之中又分職而治亦良法也自鄉吏不設舉一縣之教化訟獄賦稅盜賊而盡責之一人治不古若厥有由矣左雄

（疏曰鄉部親民之吏皆選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蓋漢時以鄉吏為親民也後世鄙鄉吏始稱縣令為親民官）
朱邑爰延之為嗇夫（並見嗇夫下）仇覽之為亭長其治化之
效後世守令蔑有及焉蓋當時縣令之治且不下侵故
鄉吏得盡其職後世下侵者衆而守令之權奪轉不若
嗇夫亭長之能有為矣
漢鄉亭之制有未善者以選輕而俸薄也左雄疏曰鄉
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
充家此雖衰世之弊然亦其制未盡善也雄疏又曰鄉
部親民之吏皆選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
祿秩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雄言甚善惜當時

不能用也

後魏太和中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魏主從之始羣臣多以為不便民皆愁苦豪强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案冲之識特為課調計耳不如漢法遠甚然猶致效如此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訟若戶婚田宅鬬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蓋倣漢三老嗇夫之意也

其役里老日賤等於隸役以市井無賴充之反為民害夫設立鄉吏而無一級之階無半升之祿無禮貌之優無登推之路求其不儕隸役也得乎漢時朱邑第五倫鄭宏為嗇夫黃霸為游徼朱博虞延為亭長而其後皆為公卿夫鄉吏也而公卿出其中則孰肯自賤而亦孰敢賤之哉

一縣百里古大國也古諸侯有卿有大夫有士然後能治其國漢制以丞尉準卿以諸曹掾史準大夫士卿命於天子故丞尉由尚書調補大夫士命于其君故掾史悉聽自辟所謂應經義也郡守視古方伯亦自辟掾史

州之有從事亦然故守令之賢者皆先務擇吏吏得其
人則守令不勞而治矣縣選署非人則太守察之郡選
署非人則刺史察之法似疎而實密至隋始罷辟署之
制掾吏廢則胥吏興矣漢掾吏皆有秩禄故廉者可以
自立後世胥吏無升斗之給是敎之爲惡也漢時歳舉
廉吏公卿牧守大半出于掾吏故中人莫不自愛後世
屏胥吏於流外不得銓敘登用是絕其爲善也漢掾史
黜陟遷轉權由守令朱博爲太守盡斥罷右曹掾史選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出教置之
史弼爲功曹志條奸吏百餘人白太守逐之蓋有傾府改易者後世胥吏愈賤而其職
愈卑父死子繼私相授受守令不得而廢置也漢時通

儒碩彥皆受辟署且有已仕於朝而棄官歸為郡吏者後世胥吏士林不齒惟桀猾無恥之小人乃肯為之夫以桀猾無恥之小人假以在官之權進無登用之望退無升斗之給又不畏守令之廢置則其所為可知夫吏治之不古若雖不盡由此而此非其較著者乎

漢時為縣吏者皆縣人也為郡吏者皆郡人也（惟三輔得兼用他郡人京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則破格也）為州吏者皆州人也自隋氏革選始盡用他郡人論者狃常習故輒謂以土人佐治必有私弊然郡縣胥吏孰非土人乎以土人為掾吏則疑其土人也而有私以桀猾無恥之徒為胥吏則不之

疑此之謂不能充其類
隋文帝始罷州郡鄉官又罷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爲
州郡佐古法於是一大變與商鞅廢井田張說改兵制
楊炎創兩稅同一變亂舊章而後世遂無有能正之者
壞法甚易復古甚難可爲太息然禁土人爲掾吏而文
書不能無掌者於是掾吏降而爲胥吏不能禁其不用
土人也禁郡縣自辟名而政務不能無佐者於是掾吏
又升而爲幕友不能禁其不自辟也猜防雖密而勢有
所窮徒使胥吏絶登擢之望則舞文以欺守令幕友無
登擢之望則佐守令以舞文以較古法絶無一利而害

且什伯不止則何如爾要清通俾賢守令得擇人為助
以奏循良之效乎
漢世雖曰崇儒然實尚法故習文法者雖不明經皆得
除吏能者馴至公卿矣此賈生王吉所謂俗吏也若爾
省法律而掾史悉以儒生為之不更善乎漢初賈人不
得為吏不獨清吏而兼抑末良法也及武帝開入穀除
吏之制吏道始雜然郡縣亦輕之不署右職黃霸傳入穀沈黎郡
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故掾史猶多可紀也漢初
制貲算十乃得為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七十算十萬也景帝減之四算
四得為吏原限貲之意蓋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恐吏貪

也故以有訾者為之然養其廉恥在乎厚祿而限之以
訾則是原憲季次必見棄於世也非先王之法矣
漢時辟召掾吏必加禮命禮不備則賢者不至三公且
以羔雁聘處士則郡縣可知矣故任延王龔為士所歸
劉咸橋元取譏於世士能以道自守乃能以道佐守令
耳觀於吳良面折廷爭彭脩排閤進諫張敞奏記稱說
于公爭論職事推之韓延壽納門卒之言龐參悟任棠
之意美矣哉盡言無隱不聽則去賢掾吏以之容納直
言如石投水賢守令以之掾吏廢胥吏興豈復有是哉

劉咸事見李業傳　張敞事見王暢傳
于公事見于定國傳　餘並見本傳

俠節盛則中道闕私恩重而大義乖漢時掾史雖爲守令舉用非果有君臣之分也海內一王同奉公上雖知己感重亦當裁之以禮而其時俗務報恩爭爲過行舉主有喪至棄家廬墓持服三年李恂欒巴王允荀爽繆彤並爲舉主行服事各見本傳並見稱當世載之史冊以爲美談而不知其非禮也若袁祕見袁安傳嚴授衛福徐咸所輔彭脩周嘉並見獨行傳之屬並以掾史從守令討賊軍敗冦逼以身捍刃於府主爲義士於國家爲忠臣君子尚爲廉范變名爲獄吏見本傳魏劭毀服爲家僮見史弼傳周旋患難下不負恩上不損法有足多者孫斌之篡奪見第五種傳情尚可原周燕之代

罪獨行傳實傷守義降及漢末至于六朝背公死黨之習成守職奉上之義廢掾屬但知府主不知天子雖為叛逆甘心從之殺身湛族而不悔嗚呼賢者過中之行其流禍至於如此若先王之禮教興行豈有是哉

翟方進何武言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余謂方進等爲知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春秋之義也漢郡守當古之方伯刺史奉天子命出使秩雖卑猶王人也何嫌于輕重不相準乎方進等始倡州牧之說季漢踵之流弊千載小儒之禍世也烈矣

顧氏日知錄曰漢時部刺史不過以六條察郡國而已不當與守令事故鮑宣以所察過詔條被劾而薛宣言政教煩碎咎在部刺史不循守條職多與郡縣事程方進遷朔方刺史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自刺史之職下侵而守令始不可為天下之事猶治絲而棼之矣

顧氏謂刺史為百代之良法而明之巡按御史為得古人之意余謂漢刺史所察不得過六條又不察黃綬故不擾明之巡按御史靡所不問故雖賢者或不免煩苛之失且漢制所以善者以設官止於郡縣有刺史而無州牧也使政建州牧而復置刺史則贅矣明之督撫司

道累累然踞於郡縣之上者不啻六七州牧而復設巡按御史是愈擾之也顧氏又謂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監臨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則情親而弊生望輕而法玩故巡按一年一代之制又漢法之所不如余謂不然惟久於其任故能周知長吏之賢否以行舉劾今以一人察數千里之地而限之以一年傳車往來未及周徧而代者已至守令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及詳故不得不據風聞以入告掠微員以塞責吾見其不如漢制耳若夫情親法玩之弊不係乎久暫而視乎其人苟得其人久而愈善苟非其人速代何益漢制刺史以九載

為滿蓋虞廷三考之遺意未可議也
自刺史變為州牧盡總一州之政位尊而權重方其無
事則奪郡縣之職而吏治日弊及其有事則專權裂土
稱兵犯上甚者至於篡弑魏晉以後之都督刺史猶漢
之州牧也其時敢于為亂者必都督刺史也唐之節度
使猶魏晉之都督刺史也其時敢于為亂者必節度使
也蓋禍始於漢末烈於晉蔓於宋齊梁陳熾於唐而極
于五代至宋興而害乃息宋懲藩鎮之弊故轉運使不
掌兵權然其總一路之政而奪郡縣之職猶是也而又
多立使職興廢不常冗複煩擾洪邁容齋三筆曰今之

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與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吏治不振且遠不及唐無論於漢元制有州縣有府有路其可已矣而又有行中書省行御史臺設官之多不可勝計制不稽古蓋不足言明興改行中書省為布政司其長曰左右使其佐曰參政曰參議又置按察司其長曰使其佐曰副使曰僉事又置都指揮司其長曰使其佐曰同知曰僉事布政司掌財賦按察司掌刑獄都指揮司掌軍旅謂之三司而布按之佐分道而治則謂之道夫合數郡以為道則所謂道者不啻漢之州牧也而道之上又有司且

有三焉則其奪郡縣之職而守令不得有所爲也甚矣然又慮三司不足任也始命大臣爲巡撫其後遂常設焉兵事起都指揮司不足任也於是命勳臣爲總兵爲副將爲參將爲游擊始用以征討其後留鎮遂常設焉然而兵事起巡撫總兵仍不足任也則又命大臣爲總督始用以征討其後亦常設焉而又有提督始以文臣充之用以征討後屬之武臣亦常設焉然而兵事起總督巡撫提督總兵仍不足任也則又命大臣爲經畧爲總理爲督師以治之然則累累然積尊積重以踞於守令之上者果何用哉夫唯漢州郡縣之制下之佐治者

多而上之督察者簡故守令得以有爲後世則反是雖有廉明勤敏之材奉承救過之不暇求如兩漢循良之治其可得乎

漢制縣丞尉秩位相等至郡則不然郡丞秩僅六百石而都尉獨比二千石秩位皆亞於太守蓋有深意太守專制一郡連城千里慮有尾大不掉之患故隆都尉之任俾太守不得專兵自恣都尉雖掌兵而銅虎符則掌於太守都試之日太守與都尉皆會非太守合符則都尉亦不得擅發兵彼此相維而又無事權不一之弊法之善也又漢時兵民未分都尉專典甲卒歲時都試講

習肄武備材官騎士皆習戰陣故漢兵最强及光武帝
厭苦舉事不爲遠慮省都尉罷都試之役日久忘戰羌
寇縱横將帥不能制數十年然後定由都尉既罷武備
不脩故也然則都尉之制其善固非一端光武已失之
於前而後之建州牧者乃舉一州之地付之一人而曾
不爲防維之計人之識慮相去不亦遠乎
王伯厚曰漢時天下郡國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山西
自三輔而外郡幾十有三而置都尉三十其餘郡國八
十七置都尉止六十其不置者蓋四十有三也見玉海案
王氏之意蓋以漢書地理志載都尉治所者爲有都尉

不載者為無都尉竊以為不然史記秦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後漢書注亦云秦每郡有尉一人漢興屢增置別號都尉而於郡尉不聞裁省安得有四十三郡國不置都尉者地理志于河內河東河南上黨宏農廬江武陵諸郡皆不言都尉治所然義縱為河內都尉田廣明歐陽歙為河南都尉樊曄趙護為河東都尉杜業為上黨都尉尹翁歸為宏農都尉劉敞為廬江都尉溫序為武陵都尉史有明文蓋都尉有與太守異治所者則志記之有與太守同治所者則不記非竟無都尉也諸侯王國以中尉為都尉地理志載國二十皆

不言中尉治所然未有王國而不置中尉者凡中尉皆
與王同城故亦不記蓋史例如此王氏考之未審耳
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
禄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
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斯可謂知治本者矣書曰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衣食不贍而責人以廉潔于光武
帝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以上減于
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續漢志所載百官受
奉例則建武之制也以志考之郡守二千石月奉百二

十斛都尉比二千石月奉百斛縣令千石者月奉八十斛六百石者月奉七十斛縣長丞尉四百石者月奉四十五斛三百石者月奉四十斛丞尉二百石者月奉三十斛掾史百石者月奉十六斛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又荀綽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真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二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案漢量一

斛當今三斗郡守月奉米三十六斛當今十石八斗歲凡得錢八十千米一百二十九石八斗耳今縣令養廉銀多者歲二千兩少者亦五六百兩銀一兩直錢一千五六百計五六百兩亦直八九百緡優於漢之郡守矣漢之百石掾史月錢僅八百米四斛八斗當今量一石四斗四升蓋視今廝役之給耳斗食佐史又下於此蓋可知矣然而漢官吏足以給者無苞苴之費一也無上官胥吏之費二也無寮友之費三也無僕役之費四也物賤而錢貴五也趙充國傳言湟中穀斛八錢則當時物價之賤可知風俗儉樸六也故貪者同歸無厭而廉者足以自立若乃物之貴

什倍於古習俗侈靡百倍於古郡縣費用之繁萬倍於古如是而欲責吏之廉殆不徒在增俸而已

貢禹疏自言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禄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案禹所言蓋西京奉制也今京師小官固不能得萬二千就令得之雖至儉者亦不足自給而禹自謂家日益富蓋古今之不同如此唐時俸錢上州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亦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亦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亦縣簿尉

三萬纔縣上縣簿尉二萬白居易為盩厔尉詩曰吏祿
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
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是唐之俸制已數
倍於漢矣宋真宗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誥楊億疏言
唐制內外官奉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閤庶僕親
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
以資于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
離亂國用不充百官奉錢並減其半自餘別給一切權
停今郡官於半奉之中又是除陌又于半奉三分之內
其二以他物給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餬口之

不及豈代耕之足云欲乞今後百官奉祿雜給並循舊
制既豐其稍入可責以廉隅黃亞夫山谷之父伐檀集自序
言歷佐一州三府皆為從事月廩于官粟麥常兩斛錢
常七千問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勉而能茲素餐昭昭
矣遂以伐檀名其集洪邁曰今之仕宦雖主簿尉蓋或
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七千祇可祿一
書吏小校耳豈非風俗日趨於浮靡人用日以汰物價
日以滋致於不能贍足乎案此則北宋俸制視唐為薄
沈存中筆談言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而南宋
吏俸則又厚於唐矣且自宋以前郡縣俸祿之外別有

職田又有公使錢以供公用官俸所入專贍私計而已其時為廉吏者不亦易乎

漢法於臧罪最嚴臧至十金輒從重典（薛宣與高陵令書曰忿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馮野王使督郵趙都案池陽令並得其主守盜十金罪並不首吏都格殺之）始制受所監臨飲食者皆免景帝以為重而議計費償直者勿論然則不償直者雖飲食仍坐免也（苟餤食民二雞子而衛尉君以為罪然則以飲食為臧漢以前已如此矣）其受他物及賤買貴賣者皆以臧盜論沒入臧縣官吏已遷徙免罷而受故所監臨財物者亦奪爵免官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以所受臧（並見景帝紀）大抵臧吏縱得免死亦禁錮終身甚者

錮及三世自公卿刺史守令下及諸有秩皆同法故掾史必察廉乃遷王立為縣獄掾其家受四家錢五千而立慙懼自殺（薛宣傳）其他貪污掾史一經發覺無慮皆死見於史者尤多至若亭長受民酒禮而郡守下記案考（鍾離意傳）受米肉遺而民訟之於令（卓茂傳）嗇夫賦民錢五百而其父促使歸罪（吳祐傳）蓋法制畫一大小同科雖鄉亭小吏亦必勵其廉節不以不肖待之且私取於民雖微必禁政貴杜漸意在安民雖貪夫之性閑不畏法凡在中材孰不自愛迹似過嚴所全實大自崇廉黜貪之政衰進無所勸退無所畏下奉上取賕賂公行臨財而議

譏則以為悪官成而無貲則以為恥官視民如魚肉則民視官如寇讎禍亂之興靡不由此故周官察吏以廉為本漢法懲姦以贓為重其知治本者哉其知治本者哉

懲贓不可不嚴而漢法亦有過刻者如錮及子孫是也陳忠為尚書請解贓吏三世禁錮蓋亦知其失矣以飲食為贓漢以後不復行後世文法之密百倍於古而於贓罪獨寛亦世變使然也然唐時贓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云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特宥遠謫

者而盧懷慎以為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術宋制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是猶寬而不縱矣後魏孝文帝後唐明宗皆號寬仁而獨嚴於贓吏故雖分爭之際而能致小康嗟乎治貪吏非暴也縱貪吏以殃民斯所謂暴也惟欲責其廉必厚其祿使為吏者衣食不給而遂以重法繩之則暴而已矣（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

漢宣帝時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劉貢父曰謂賞賜遂及子孫非謂官及子孫也）樞機周密品

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列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哀帝時王嘉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

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
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
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衆庶知其
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
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光武帝
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
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朱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于官而間者守宰
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
劾爭飾詐僞以希虛譽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

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崔寔政論曰建初中南陽陰意以詔除郎為饒陽長視事二十三年遷壽陽令又十八年相習久而無苟且竭誠盡節故能君臣和睦百姓康樂順帝時左雄疏曰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時宦豎擅權終不見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黃霸為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欲逐之霸不可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

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合數事觀之守令久任其效如彼不久任者其弊如此今也工官好為更易守令恥于滯留甲攝乙職乙署丙任新故相代靡有寧歲官視職如逆旅民視官如贅疣苟有數歲不遷者則必闒茸之人居僻陋之地不為上官所齒者也非法制本如是也積習使之然也宋文帝時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歲賦士數探尚書郎不輕薄俟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及武帝變其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于是衰矣